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四回 第二節

大義士聽畢，淚如雨下，眼前一發黑，幾乎栽倒塵埃，叫道：「三哥呀！你在陰曹地府助小弟一臂之力！小弟就此進山，將群賊一網打盡！若不能與恩兄報仇雪恨，小弟寧死不出此山！」大義士說罷此話，踢啦踢啦，向山裡就跑。王興德急忙一把將大義士揪住，叫道：「歐陽爺，你一人孤掌難鳴，焉能是群賊的敵手？萬不可孤身涉險，自取其禍，不但不能給勝三爺報仇，你老人家死在山中，鏢行人得不著信啦，永無報仇之日了。」

大義士說道：「就憑我報不了此仇，我跟他們拼了命才對得起勝三哥。你不要拉著我，我非進山報仇不可！」怎奈王興德拉住大義士死也不放，哭哭啼啼，跪在塵埃。大義士說道：「依你之見怎樣辦理呢？」王興德說道：「若依小人之見，大義士你老人家日行千里，你老人家就此出山，先給鏢行送信，然後你老人家再聘請勝老達官生前的好友，他這座碧霞山就算是銅牆鐵壁也不難打破。此為萬全之策。」大義士說道：「這個主意真倒也不錯。我給鏢行送信去，你怎樣呢？」王興德說道：「只要你老人家給勝老達官報了仇，我就是一死，也瞑目甘心。你老人家趕快先辦大事，不要掛念小老兒了。」大義士說道：「焉有此理？我能日行千里，我先將你背出幾十里地，你藏在一個莊家人的家中，或者住在店裡，等候報完了此仇，鏢行也就散啦。我說一句話，給你打出來一筆錢，你自己做一個生意，足夠你晚年之用。你這樣的好心，必然有好報應。」語畢，大義士將身子一伏，說道：「老哥哥你就臥伏在我背上吧！」王興德臥伏在大義士肩頭上，大義士說道：「你看見過人飛沒有？你就閉眼吧。」踢啦踢啦，奔山外走去，到了東方發曉，果然跑出去五六十里地。來到一個鎮店，歐陽大義士說道：「老哥哥你下來吧，大白天背著人跑，不像樣子。前邊有店，你在店中守候我。」王興德由大義士背後下來，進了店中，大義士說道：「掌櫃的！這位老頭是我哥哥，在路上受了風，頭疼啦，先在你這店住兩天，我上家去套車去。」說著話拿出五兩銀子，交給櫃上，店掌櫃的連聲答應，說道：「你放心吧，決不能慢待這位大爺。」

歐陽爺將王興德安置在店內，歐陽爺向正北而去。在路上哭哭啼啼，說道：「可惜我勝三哥，屍骨無存。」一邊說著，一邊流淚。自己又說道：「哎呀，我那老哥哥會水，不要緊，死不了。」復又自語道：「不行，不行，那兒的水太深，有多大的本領，多大的水性，也覺不過去的。唉！可惜我老哥哥仁慈友愛。」列位，大義士平常日子走道兒，到了村莊鎮店都是慢走，必須到了開窪野地他才快走，這回大義士因為報仇心盛，舉凡村集鎮店，俱都走得其快如飛。天到平西時候，走到十三省鏢局子大樹林外，就聽有人叫說：「歐陽叔父，這邊涼爽涼爽吧！」大義士抬頭一看，原來是三太、香五等人在樹林外乘涼呢。歐陽爺哭著說道：「可了不得啦，勝三哥身歸陰曹去了。」

眾人聞聽一聲，三太說道：「群英會一散，我恩師追下犯人去了，何以身死？」大義士說道：「我勝三哥追賊，追到杭州碧霞山，被閉眼神佛劉士英將我三哥引在鷹愁澗，屍骨無存。」

黃三太聞聽，唉呀一聲，栽倒塵埃，楊香五頓足捶胸，紅旗李煜磨拳擦掌，張茂龍咬牙痛罵。大義士將三太扶起，楊香五叫道：「三哥快醒，三哥快醒！」小英雄一口濁痰吐在平地，站起身來叫道：「香五、茂龍！給師傅報仇不給？」茂龍、香五說道：「若不給師傅報仇，非為人！」語畢，四人撒腿就跑，大義士一拉三太，也沒拉住，心中暗道：「這四個王八羔子，如何能行？」大義士顧不得三太等，仍就奔鏢局子而來。大義士一進鏢局子門就哭，大聲喊道：「哎呀，我勝三哥死了！我勝三哥死了！」眾英雄俱各大吃一驚！有人問道：「怎樣死的？」

大義士說道：「三哥被杭州碧霞山的劉士英，引到鷹愁澗萬丈深淵，屍骨無存。」老道問道：「大義士，你怎樣知曉呢？」

歐陽爺遂將王興德上吊之事說了一遍。大家聞聽俱各淚如雨下。

聾啞仙師說道：「各位施主不要驚慌。」遂叫道：「邱成！取過來我的硃砂筆硯。」又由兜囊中取出青銅盒，給勝爺布成一卦，叫道：「歐陽施主，千萬不要兒戲，勝三爺身遇大難，在網羅之內，並未曾死。」大義士說道：「雜毛，你別胡說亂道，我怎麼不說你死啦？你要再惑亂人心，我要抽你大嘴巴子！」

此時，他們老少眾英雄，追那五個犯人，追之不及，內中就有回鏢局子的。此時道爺，神刀將李剛、葉伯雲、蔣五爺等，大家俱都回鏢局子了。蔣五爺說道：「道爺別算卦啦，給我勝三哥報仇就是啦。」拿起盤龍棍向外就跑，保鏢的過來幾位相攔，俱被蔣五爺推倒在地。道爺說道：「眾位施主不要攔他，一勇之夫，將來必栽大筋斗，此次叫他先走，去打頭陣。」道爺又叫道：「弼昆、李四弟、伯雲老弟，咱四位隨後夠奔杭州，給蔣五爺打接應。歐陽施主也不必傷心，你眼泡都腫啦，你先喝點茶，吃點東西，我們哥兒四個先在頭前走著。」列位，這些保鏢的多有沒回來的，就是三太、香五、茂龍、李煜、蔣五爺、道爺、弼昆長老等，他們大家先來的，要是劍客鎮三山在場，一聽勝三爺屍骨無存，就得急的將房頂撞一個大窟窿。

不言鏢行人前去報仇，單說碧霞山劉士英第二日清晨鳴金聚眾點名，打開花名冊，頭一個道：「王興德！」叫了三遍，無人答應。劉士英說道：「王頭目還沒起來呢？去到下房找他去。」早有人到下房一找，並不見王興德，此時把守山口的嘍卒頭目說道：「夜間他出山去了。」這是頭道山口的嘍卒頭目報告。緊接著二道山口的頭目、三道山口的頭目，異口同音，也是如此的報告。劉士英捻墨髯思索：他不能說瞎話呀，他是個老誠人啊。又一個嘍卒頭目叫道：「老寨主，王頭兒平日勸我們戒酒、戒淫、莫賭錢，酒後誤事。他年輕之時，在蓬虎山吃酒犯過，那勝英救過他三次，莫非他去給鏢行之人報信去了？」

老寨主聞聽，打了一個冷戰。七星真人對劉士英獻計說道：「老寨主不要過慮，那王興德面帶奸險，他一定是賣一山人的性命。但是他年紀已老，筋經骨衰敗，他走不快，此時不過走出一二十里之遙。老寨主趕緊派三撥人，俱各帶著兵器追他，追到哪兒，就在哪兒殺他。老寨主千萬可別猶豫，他要害合山人的性命。」劉士英點頭稱善，遂派三撥綠林道，往下追趕王興德。大家前去分途追趕，追到太陽平西，沿途打探，並沒有王興德蹤跡，掌燈之時，俱各回來，報告沿途之上並不見王興德的蹤跡。七星真人老道說道：「劉老寨主，王興德不足慮也，他一定夜間摔死在山澗裡啦。」劉士英道：「他既摔死，也得有死屍呀。」七星真人道：「也許是落水淹死啦。」劉士英說道：「為何不見河漂子？」七星真人道：「也許被水冲到鷹愁澗，跟勝英一同赴汪洋大海去了。」雖然老道給劉士英寬心丸吃，劉士英總是放心不下。自王興德走後，第一天沒事，第二天也沒有事，第三日早晨，飯尚未曾吃完，忽聽山口夕下一陣大亂，三道山口把山的嘍卒蜂擁似的跑進山來。劉士英一看，眾嘍卒均皆焦頭爛額，叫道：「老寨主，大事不好！現在山口外有四個人，見人就打，不問青紅皂白，他四人這就要來到大廳啦！」嘍卒報告未畢，就見由外面進來四個人，蓬頭垢面，高聲喊道：「哪一個人叫劉士英？趕緊給我師傅抵償，今天我等來取你的命！」劉士英問道：「來者何如人也？」頭一位使刀的厲聲喊道：「浙江紹興府的黃三太、楊五爺等，前來給恩師報仇雪恨！」劉士英站起身形，手捻黑髯，冷笑道：「原來是三太。你且勿躁，聽吾一言。勝英住在錢塘關外英雄店，我假扮無目的先生，與勝英住在一店，他見我貧寒，在店內管我一頓飯，並將我留在他屋中同眠，夜晚我本要刺殺於他，念他一飯之恩，我未肯下手。」

我將他刀鏢甩頭衣物俱都盜來，盜完了東西，我將他驚醒，然後將他引到我這雙鬚嶺碧霞山。我給他一把大樸刀，本打算與他比較短長，七星真人當時划策，叫我將他引到鷹愁澗萬丈深處，叫他屍骨不存。事後我已追悔，但是無可奈何了。你們四位代師報仇，其志可嘉，然而你們四個青年無能，不是我的敵手，白白送命，我要在這兒將你四人傷了性命，我居心不忍。依我良言相勸，你們四位趕緊回鏢局子，去請俠劍客前來報仇，不必自找其禍。」七星真人說道：「為何不將他四人拿下？」

劉士英說道：「此四子志向可嘉，我害其師已悔之不及，焉忍再害其徒？但願我之徒弟與此四子可以並立，我就知足了。」

三太此時眼都紅啦，哪能聽那一套？舉起樸刀，照定劉士英而來。就見劉士英背後縱出一人，手使雞爪雙鐮，繞到三太跟前說

道：「你且不要動手，我父親豈能與你這小輩一般見識？」

三太聞聽道：「你是劉士英之子？劉士英害了我的恩師，我剝你正合適。」說著話，半個裏花，大樸刀奔大少寨主頂梁砍來。

大少寨主不慌不忙，先閃開身形，左手雞爪鏢向上一迎，用翅將三太樸刀拿住，向外一推，右手雞爪鏢向三太頭上剝來。眼看賊人的兵器到了三太頭上，復又撤回，摘了左手的雞爪鏢說道：「三太，我天倫有言在先，不叫我傷害你們，你們快去另請高明吧。」三太氣得將樸刀往地下一拋，甘拜下風。楊香五一提馬尾透風巾縱過來，大少寨主戰勝了三太，二少寨主遂挺身躍到戰場，香五匕首直奔二少寨主剝去，二少寨主閃身形，雞爪鏢一捋匕首，香五趕緊撤刀。香五身體輕巧，與二少寨主戰五六個回合，二少寨主右手的雞爪鏢捋住匕首，左手的雞爪鏢，將馬尾透風巾砍落，香五甘拜下風。張茂龍一抖練子錘，直奔劉士英，三少寨主縱身形擋住張茂龍，戰了四五個回合，雞爪鏢捋住練子錘，二人一叫勁，張七不能收回練子錘，趕緊摘了皮套拋練子錘。李煜一抖鏈子槍，被四少寨主攔住，戰不到三四個回合也甘拜下風。師兄弟四人全都被人家戰敗，黃三太破口大罵道：「劉士英你助紂為虐！閔士瓊大罪彌天，縱子行兇。派他二子北京盜獄，救了秦尤，秦尤二次又夜入皇宮內院，盜出萬壽燈，留詩告我恩師，閔家父子自找其禍，死有餘辜。林士佩喪盡天良，我恩師饒過他幾性命，他不思將恩報，反生忌心，要暗害我之恩師。秦尤罪上加罪，千刀萬剮，不能償其罪。你結交老道七星真人，你為有眼無珠。七星真人趙昆福，發賣薰香蒙汗藥，盜取童子紫河車。張德壽非女子則婦人，處處採花殺命，你還要結交張德壽，你可留神你的女眷！你可曉得萬惡淫為首？」劉士英被三太罵得臉面發赤。到後來果應三太之言，劉家父子前寨拚命，張德壽後寨採花。閒言拋開，劉士英被三太罵得面上不堪，吩咐：「眾寨主，將四個小輩與我亂刀分屍！」列位，他這是一座莊家山，本山的寨主俱都是良善之輩，聞聽劉士英吩咐，俱各不忍下手。惡道七星真人道：「列位寨主，留這四個小冤家何用？我殺小兒三太，林寨主殺香五，太倉三鼠你們殺茂龍、李煜。」惡道趙昆福越眾當先，套挽手，合雙劍叫道：「三太！你師傅在蓮花湖殺我愛徒，出家人今日殺你小冤家，是冤冤相報。小兒三太哪裡走！」三爺回頭道：「三位師弟！咱們不動手，死何足惜？」又叫道：「趙昆福！我若是一冒血，我是什麼厲害罵你什麼，此時我罵你或帶出髒字來，有失俠義的身份。」老道得意洋洋說道：「無量佛！要解心頭恨，亮劍殺仇人。」搖頭晃腦奔三爺而來。林士佩抖擻神威，摘鑽頭立鑽鑿，夠奔楊五爺而來。柳玉春、秦尤、張德壽狐假虎威，夠奔茂龍、李煜而來。

正在此時，就聽西敞廳房上的瓦咯味咯味亂響。碧霞山嘍卒俱都是良善之人，不該死於非命，原來蔣五爺打東山坡繞來了。只聽抖丹田一聲吶喊，聲若洪鐘：「群賊不要逞能，三太、香五四位賢姪不要驚恐，飛天玉虎蔣伯芳來也！」老道一聽，「無量佛！」寶劍幾乎撒手，林士佩十成高興打去七成，三鼠嚇得猶如耗子見貓尿流滿褲。五爺要單棍掃群賊。三太等四人下腰拾起兵器，蔣五爺打廳上縱下，對群賊說道：「哪個是劉士英？給我三哥償命來！」劉士英道：「蔣伯芳不要驕傲，勝英是我所害。此處打仗地勢窄小，咱們到西山坡外，地方寬闊，你的棍也使的開。你如不信，叫我四個犬子陪著你。」蔣五爺說道：「我可不會水。」劉士英說道：「你會水也不能水戰，只有一個鷹愁澗。」說著話，劉家父子來到一個大柵欄門，出了柵欄門，一馬平川。蔣五爺叫道：「三太賢姪，咱們占北面！」

蔣五爺上了北山坡合棍而立，劉家四少站在南面，就聽寨中鑼鼓喧天，六十名削刀手，三十名站西面，三十名站東面；第二棒鑼鼓一響，又出來六十名弓箭手，三十名面向東，三寸名面向西；第三棒鑼鼓一響，又出來六十名撓鉤手，三十名面向東，三十名面向西。左有林士佩，右有閔德潤，由打左邊的寨門出來兩位老者，左有閔老寨主，右有劉士英，後面太倉三鼠。五爺喊道：「劉士英！這就叫陣啊？簡直是兒戲。你還不過來送死？」劉士英方要摘十三節點穴槍，後面老道叫道：「劉爺，且慢！蔣伯芳一勇之夫，比不了死去的勝英。他聽說勝英慘死，他打鏢局子連夜趕來，鏢局至此不下七百餘里，沿途上他必然無暇飲食。老寨主可先請林寨主戰他，倘林寨主戰他不下，再叫閔德潤戰他，然後再叫你的四位少寨主戰他，車輪戰法，這六位就可以戰他多半天，將他累得筋力疲乏，你再過去戰他，十三節點穴槍，千萬別留情。」劉士英說道：「車輪戰贏了人家，我也不露臉。」老道說道：「蔣伯芳藝精心狠，他可比不了勝英，那勝英還有點假仁假義，你若不下毒手，將來此人就是綠林中的大害。」劉士英不得已，只好照老道的計而行，低言告訴林士佩先戰蔣伯芳。林士佩心懷恐懼，也沒有法子，一聲吶喊，便縱到蔣五爺跟前，將狼牙鑽用陰陽把一扣，按三尖兩刃槍，照定五爺胸前便紮，五爺用棍一磕，噹啷一聲，火光亂冒。林士佩緊跟著擡頭蓋頂又是一鑽，蔣五爺將棍一橫，擋出鑽去，林士佩覺著混身不適。蔣五爺先使開門棍六十四棍，林士佩的狼牙鑽的招數精奇，六十四棍不能贏林士佩。蔣五爺又改為行者棒，與林士佩戰到百十回合，林士佩熱汗直流，皆因為棍傷未愈。此時就聽閔德潤喊道：「蔣伯芳害我山破人亡，林士佩退下，待我捉他！」手執秋龍擗，來到蔣五爺切近。閔大少寨主原使的兵刃，分量加重，這條秋龍擗，是他舅舅山中的傢伙，四塊板是棗木的，棗核釘也短，分量輕得太多，與蔣五爺一交手，被棍磕起來有三尺高。二人戰到八九十個回合，看看氣力不敵，老道叫道：「大少寨主！趕緊把閔大少寨主換下來。」劉金祥心中暗想：我父子倒被小人驅使。怎奈父親有命，沒有法子，趕奔近前，亮雞爪雙鏢與五爺動手，戰到五六十個回合，也是熱汗直流。二少寨主大叫一聲：「哥哥退下，待小弟拿他！」聲到人到，二少寨主雖然武學超群，怎奈這條盤龍棍恰好似活龍一般，遞不進去雞爪鏢。工夫不大，三少寨主又將二少寨主替下，與五爺動手。三太看的明白，叫道：「香五，學到方休處，才知藝不高。咱們武藝不行，人家是車輪戰，咱們若是替蔣五叔，上去就落敗。」三太說話之間，焦灼萬狀，香五直見馬尾透風巾，茂龍不住的喘大氣，李煜是束手無策。不表四位小弟兄擔心害怕，再表蔣五爺與三少寨主戰到六七十個回合，二人俱都熱汗直流。老道喜形於色，低聲道：「貧道之計成矣，蔣伯芳小兒出汗了。四少寨主趕緊替下三少寨主，然後老寨主再上去，蔣小兒必然被獲遭擒。」四少寨主叫道：「三哥退下，小弟拿蔣伯芳！」語畢，亮雙鏢，狗上步位動手，蔣五爺接架相還，雙鏢摘戳撕擄，精神百倍，蔣五爺衣襟濕透。戰到七八十個回合，劉士英一聲吶喊：「四個小公子無能之輩，拿他不下。退下來，老父捉拿於他！」劉士英一抖十三節點穴槍，四少寨主縱出圈子外。蔣五爺一手執棍，一手抹汗，劉士英以言語譏諷蔣五爺，說道：「蔣伯芳，你不是棍掃十四省的英雄嗎？怎麼出汗呢？」蔣五爺聞聽，雙劍眉，睜二目，厲聲喊道：「劉士英，蔣某一條盤龍棍，要掃盡天下的毛賊！」五爺原是在鏢局子半飽出來的，在路上茶飯懶用，心神不安，又走了兩日的路程。來到碧霞山時，天光大亮，救了三太等，此時天氣平西，肚內也餓啦，又戰了四五百回合，實在是累得不能再戰啦，但是心火助著還可以支持。正在此時，就聽北面山坡上有人喊道：「蔣五弟，不要驚慌，貧道來也！」

弼昆長老一聲吶喊：「貧僧來也！」李四爺大叫一聲：「神刀將李剛在此！」五爺回頭一看，長喘了一口氣，只覺得混身發麻，力盡筋疲。

原來，聾啞仙師弼昆長老、神刀將李剛、海底撈月葉承龍等，他們四位由鏢局子起身，便星夜趕奔杭州碧霞山。來到山坡，葉六爺見山坡下有一身衣服，白襪子，青布靴子，並不見人在那裡，正在納悶，忽然見水裡鑽出一個人來，舉目觀看，正是傻小子金頭虎賈明。葉六爺叫道：「明兒在此何干？」賈明答道：「我與高恒追趕五股差事，我們倆個昨天夜間住了店啦。今天清早起，高恒叫不醒我，他給了飯店錢，他就走啦。我一問店家，他也沒給我留下錢，我肚子饑餓啦，分文沒有，人家店裡也不賒給我飯吃。我想起來頭探蓮花湖，高恒摸魚之事，我也打算找有水的地方，摸幾條魚賣了好吃飯。摸了半天，摸上一條小鯽魚來，連一文錢都不值。你上這裡幹什麼來啦？」

葉承龍用手向北面一指，遂說道：「明兒你看，那都是誰？」

賈明一看，和尚、老道、神刀將李四爺，都在那兒席地而坐。

賈明跑到三老面前說道：「這回可餓不著了。」和尚對賈明說道：「明兒，你還要笑呢，你勝三大爺過去了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勝三大爺上哪兒去啦？我怎麼沒看見呢。」和尚說道：「你三大爺被此山的寨主引到鷹愁澗萬丈深淵，身向那世去了。」

金頭虎聞聽，放聲大哭，叫道：「三大爺！你老人家疼愛我，猶如嫡親子姪一般，姪兒若不與你報仇雪恨，誓不為人！」葉六爺說道：「明兒，你報不了仇，林士佩與劉家父子俱在山內。」

金頭虎一翻母狗眼道：「乾啦，我辦不了。」正在說話之際，見上流來了一隻小船，兩個水手。原來是本山看稻田的船。老道念了一聲無量佛：「正愁沒船呢，那方來了一隻小船。明兒與葉六弟將那只船追來，咱們好過去！」賈明說道：「六叔你叫海底撈月，咱爺倆看看誰的水性大？咱去抓船去。」葉六爺換好水衣水靠，金頭虎仍是大光溜，一個猛子奔船而去，葉六爺由船頭上去，金頭虎由船尾上去。水手不知何故，說道：「我們這是看稻田地的船，什麼也沒有，就有點吃食。」葉六爺說道：「你們若怕死，就聽我的指揮；若不怕死，一劍一個，要你二人之命。」水手說道：「你叫我們幹麼便於麼？」葉六爺說道：「你們看那南岸上有三個老者，是要奔北山坡去。你二人趕快將船駛到那裡。」水手答道：「俺以為有什麼大事呢？原來這點小事。那有何難？」語畢，二人搖櫓，直奔南岸而來。

工夫不大，來到南岸，道爺等縱身形上船，道爺對兩個水手說道：「出家人不開殺戒。我問你們一事，你們可不許有半句虛言；若有半句虛言，我必要結果你等性命。」兩名水手問道：「你老人家問的是什麼事？只要俺知道的，沒有不告訴你老人家的。」道爺說道：「有一個神鏢將勝英可曾來到這碧霞山？」

兩名水手齊聲說道：「你老人家問的是勝爺？他老人家被我們本山的寨主由打錢塘關外英雄店引到本山，我家寨主與勝爺水戰。告訴你老人家說吧，並非是水戰，為的是將勝爺引到鷹愁澗，害三爺屍骨無存。」遂叫道：「道爺，你老人家看！那方江水滔滔，就是鷹愁澗。」道爺聞聽說道：「啊？貧道的卦不靈了，果然勝三爺不在人世。」李四爺聞聽，拔刀就要結果兩個水手性命。道爺急忙攔阻說道：「四弟，你這是何苦？他們這山乃是莊家山，嘍卒們就會種地，不搶不奪，你殺他們倆何用？冤有頭，債有主，咱們找劉士英拼命去。」道爺又叫道：「水手！你們倆不要害怕，趕緊向北岸開船。我再問你們，鏢行有人前來沒有？」兩個水手答道：「鏢行先來了四位，全都武術平常，被我家四位少寨主戰敗，有一個姓黃的破口大罵，劉寨主要將他們四人亂刀分屍。此時又來了一個姓蔣的，救了黃爺四位，現在正與林士佩等動手，此時已經戰了多半天啦。」道爺聞聽，念了一聲無量佛：「就此開船，夠奔戰場！」金頭虎喊道：「快開！快開！若是慢了，我將你一杵杵死。」兩個水手不敢怠慢，趕緊搖動雙櫓，夠奔北山坡戰場而來。工夫不大，由打蘆葦中穿過，來到北岸，金頭虎催促兩個水手，催的太緊啦，到岸時未能攔住，正正撞在山坡上，竟將船當時撞翻。

列位，三老與葉六爺都是武藝超群，要不然這一翻船，全都得扣在底下。三老在前，見船要翻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早已縱到山坡上。葉六爺在後面緊跟著也縱到岸上。惟有金頭虎賈明，大肚子羅圈腿，他又是在船後頭，只顧催促兩個水手快開船，他可就顧不了翻船了，連賈明帶兩個水手俱都翻在船底下。水手由船底下已經逃命去了，不必細表。金頭虎賈明剛穿上的衣服，這一壓在船底下，灌了兩褲桶子水。本來身體就笨，又添了水的份量，傻小子可就更中了。龔啞仙師、紅蓮羅漢與海底撈月葉承龍、神刀將李剛四人縱到山坡，順著山坡向山上爬去。此山坡非常的高，直上直下，臨到傻小子打水裡爬出來，再爬山坡，可就費勁啦，兩褲腿是水，方爬上一兩丈高，嘩咚一聲，又掉在水裡。一連氣爬了三次，是怎麼爬上去，怎麼摔下來。賈明一看上面的三老與葉六爺都站在高阜處觀望，也不管他，賈明可就急啦，在山坡下大聲喊道：「我賈明可真倒了運啦！淨顧催船，把船催翻了的時候，我也沒顧的向上跳，扣在水裡，弄了一褲桶子水，也爬不上山去啦。」和尚聞聽，說道：「明兒到處砸鍋，大聲小叫的，豈不誤事？」語畢，由腰間掏出飛抓順著山坡扔下去，叫道：「明兒！你將飛抓係在你的腰間，我將你拉上來，不要大呼小叫。」賈明這才將飛抓係在腰間，和尚將賈明提到山頭。爺兒五個站在山頭上張望，並不見戰場在哪裡。忽聽得一聲怪叫，聲如洪鐘：「五爺這一條棍要掃盡天下群賊！小小的雙鬆嶺碧霞山，何足道哉！」道爺念了一聲無量佛：「李四弟，你聽見沒有？這是蔣五弟的聲音。必然在那裡與賊人交手呢。」本來在船上道爺就問兩個水手，戰場所在何地，水手已經告訴明白了眾人啦，因為有樹林擋著，故此沒看見。爺兒五個順著聲音而去，穿過一個小樹林，正看見蔣五爺在那裡，一手扶著亮銀盤龍棍，一手擦抹熱汗。道爺念了聲無量佛，叫道：「蔣五弟不要驚惶，貧道等來了！」蔣五爺回頭一看，深出了一口氣，只覺得週身無力，兩膀發麻，不能再戰了。你道，龔啞仙師等若是不來，蔣五爺便怎樣呢？

列位，蔣伯芳乃是一勇之夫，心火助著，由出鏢局子起身夠奔杭州，在路上未應隨時飲食，報仇心勝，只想他這一條棍就能掃滅了碧霞山。因為心氣壯的關係，道爺等不來，再與劉士英動手也未嘗不可。這一見自己來了幫手，不由得一泄氣，所以不堪再戰了。

閒文拋開，李四爺握刀，就要夠奔劉士英動手。道爺攔阻道：「四弟，貧道平生未開過殺戒，今因給勝三弟報仇，貧道我要大開殺戒！」遂叫道：「四弟後退！」李四爺說道：「我們是明清八義，此時小弟若不先與敵人拼命，有何面目對那明清八義之人？」紅蓮羅漢弼昆長老在旁念了一聲阿彌陀佛，遂叫道：「二師兄，李四弟，你二位不要爭執，明清八義也不為近，師兄弟也不為遠，你二人全都後退，貧僧為報仇之事，早擬定大開殺戒之心了，讓給貧僧吧！」此時蔣五爺已經退下，劉士英呆呆觀看三老與葉六爺、賈明，並未言語。列位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劉士英之害勝爺，實非出於本意，且早羨慕勝爺之為人，今見鏢行之人，一僧一道，真是道骨仙風，有逸世獨立之概，不覺追悔害勝爺一死，無言以對答那鏢行之人。三老在說話之際，誰也沒防備葉六爺，葉六爺一聲未語，一個箭步縱到戰場的 center，亮出寶劍就要拼命，大聲叫道：「哪個是劉士英？還不前來受死！」劉士英一看，葉六爺藍布褲褂，皂布鞋，白襪，五官清秀，居然未出學校門的白面書生。劉士英這一打量六爺，不由的暗暗打了一個唉聲道：「我絕不該害了勝老者。人言勝老者捨命交友，言不誣也，十六七歲的小童，居然前來賣命，給勝老者報仇。若不是勝老者待人忠厚和藹，這一班報仇之人，焉能夠這樣的心盛？看起來好人是害不得呀。」

劉士英思索至此，說道：「這位書童，勝英是你何人？你前來給勝英賣命。若依我良言相勸，快快退下去，叫別位上來動手，難道說你就不怕死嗎？」劉士英正用言語譏諷葉六爺之時，就聽得身後有人大聲怪叫：「啊，好熱鬧的戰場。我來了！」劉士英聞聽，心中一怔，前後俱是敵人，如何是好？怎麼敵人打後面又來了呢？回頭觀看，此人已到切近，不是別位，正是本山的二寨王，人稱紫面天王劉士雄。身體魁梧，聲音洪亮，滿面的連鬚絡腮黃鬚鬚，手執一對青銅錘，自幼練就的一身金鍾罩、鐵布衫、十三道橫練的工夫，渾濁猛愣，真稱得起綠林中的人物。就聽叫了一聲：「兄長！為何將勝英害死了？留著小弟好與他戰二百回合。這樣的戰場，為何不叫小弟知曉呢？兄長快快退下，讓與小弟戰上幾百回合。」說罷此言，雙錘三碰，來到葉六爺跟前。低頭一看，不覺驚訝，說道：「啊？原來是一個小娃娃。未出學校的學生，也不躲開，不怕叫雙錘碰死？」

劉士雄這一句話不大要緊，激怒了葉六爺劍劈劉士雄。

列位，劉士雄為什麼此時才來到戰場呢？皆因為他在後寨跨院中正練完了工夫，坐在那裡喝水呢，有一個伺候他的嘍卒，由打前面慌慌張張跑到了後面，來到二寨主劉士雄面前叫道：「二寨主！你怎麼還在這這裡這樣的沉得住氣呢？」劉士雄問道：「何事大驚小怪的？」嘍卒說道：「前邊好大的一個戰場啦，殺得天翻地覆，你怎麼不去看看去呢？」劉士雄問道：「跟什麼人殺起來了？」嘍卒說道：「原來你都不知道哇，老寨主將勝英由打杭州引到咱們這碧霞山，七星真人給出的主意，叫老寨主將勝英引到鷹愁澗萬丈深處，害老勝英一死。鏢行人都知道了，來了好些的人，前來報仇。有一個什麼虎蔣伯芳，手使一條棍，將我家四位少寨主與林士佩、閔德潤都戰敗了，這就要與老寨主打在一處啦。我來的時候，老寨主跟他講話呢。」劉士雄聞聽嘍卒之言，遂大聲說道：「宋明！前寨中有這等事，怎麼你還不早報告我呢？」站起身形，由打兵刃架子上摘下雙錘，直奔前山跑來。昔日劉士雄與他哥哥佔山的時候，據劉士雄心中所想，本要搶奪行人，無奈他哥哥不以為然，非種地不可，他別不過劉士英去，只好在本地面不搶不奪。久在北口外作買賣，他在北口外十八路賊匪之中，一對瘦骨點金錘，打服了北口外群賊。平日誰要與他說話，言語不合，他是舉錘就砸，人人都畏懼他三分。其中就有陰險的人，對劉士雄說道：「北口外的人物就屬你老人家，南七北六十三省可屬不著你老人家了。」

劉士雄說道：「南七北六就得屬我哥哥。」那陰險的人遂說道：「我要說出來，你老人家可別惱怒。」劉士雄說道：「不屬我

哥哥屬誰？你說吧，我不惱怒。」那人說道：「屬神鏢將勝英。」

劉士雄聞聽，心中不樂，說道：「我現在就回家，一來看望我哥哥，二來會鬥勝英，看看我們弟兄武藝高，還是勝英的武藝高？」那人說道：「你老人家要將勝英戰敗，南七北六十三省就得屬賢昆仲了。」劉士雄說完此話，收拾收拾行李，他就由打北口外起身，由正月起的身，在半路上名山勝景之處又留連一回，打了一回獵，三月間到杭州碧霞山。老少寨主迎接出來，迎進聚義廳擺酒接風。吃完了飯，到內寨與嫂嫂、姪媳婦相見。

劉士英道：「賢弟七八年未回家，北六省的名譽你都不好，聽說你心不顧時便用錘砸人，殺人可怨，情理難容。你不必出門啦，你大姪與二姪都娶了妻啦，你願意要大姪歸你就叫大姪歸你，你要不願要大姪，就將你二姪歸你，伺候你起居飲食。」

劉士雄說道：「哥哥，我並非是為回家享福，怎麼天下英雄均屬不著你我弟兄，為何都說屬勝英呢？」劉士英問道：「誰告訴你的？」劉士雄說道：「北六省的人都那樣說嗎。」劉爺一聽，這就是小人蠱惑傻小子，這叫借刀殺人。劉爺遂說道：「兄弟，勝英是好人，替天行道之君子，不可與人家尋仇。」接著又說道：「勝英現在回家啦，因為上年歲了。」劉士雄說道：「我到他家找他去。」劉士英又說道：「人家因為年老，不乾買賣啦。你這是何必呢？」說此話時，勝爺正打蓮花峪呢，劉爺都知道，故意用話將他瞞住。劉士雄雖然猛愣，對於他兄長還不敢如何，他就在後跨院練工夫。光陰似箭，轉瞬到了五月十幾日，蕭金台的請帖一到，劉士英告訴嘍卒們，千萬別跟二寨主提此事。劉士英假托去杭州幫朋友辦喜事：「請我爺兒五個去幫忙，咱們交結天下朋友，不能不應酬的。我走之後，你千萬可別下山，山中不可一日無主，都交給你啦。」劉士雄說道：「那行，我絕不會下山，兄長結交天下英雄，乃是正事。」